

惊 艳 绝 刀

台湾

卧龙生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惊 艳 绝 刀

(上)

[台湾] 卧龙生

太白文艺出版社

(陕)新登字 017 号

惊 艳 绝 刀

JING YAN JUE DAO

卧龙生(台湾)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0.5 印张 430 千字

1994 年 4 月第一版 1994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7—80605—083—3/I·45

定价(全三册) 16.80 元



作者卧龙生与本书大陆版权代理张小侠夫妇在一起

内 容 提 要

过于平静的武林突起一场令人震惊的腥风血雨。

霎时间，煞星淫笑；神捕显威；三人四刀，惊神泣鬼……

女魔头妖言祸众，欲施淫威慑服武林正义之士，初涉江湖的少侠周颖为平息这场邪恶之火，入狱探情，力闯美人关，同女侠钟丽梅双修阴阳神功……

塞外鏖战，大兵压境，女魔头暗中作梗，情侣相伴同行，却难逃开魔爪的阴影。

不得已的邂逅，不得已的“衷情”。真相大白，却落的痴情余恨，红颜薄命。

血浸的武林、血溅的沙红、血染的奇情、犹捧血书，欲罢不能……

目 录

- | | | |
|--------|------------|-------|
| 一、初显神威 | 夜探佳人 | (001) |
| 二、少侠蒙冤 | 丽人怀旧 | (020) |
| 三、群雄入狱 | 芳心欲碎 | (054) |
| 四、神捕诈死 | 狱中捉奸 | (080) |
| 五、义女救父 | 淫妇献谄 | (115) |
| 六、八仙闯关 | 佳丽一人 | (145) |
| 七、少侠激退 | 艳娘受屈 | (177) |
| 八、尔虞我诈 | 群雄落难 | (205) |
| 九、千金娇羞 | 群侠腼腆 | (226) |
| 十、妖姑淫笑 | 三人四刀 | (251) |

十一、浴血大漠	奸情并出	(268)
十二、淫魔初现	血战王府	(304)
一三、魂系大漠	殊除淫魔	(328)
一四、妖女祸众	少侠命危	(359)
一五、赤身潜研	情衷不乱	(391)
一六、羞处密室	风铃招殃	(417)
一七、巧逢异地	大功初成	(440)
一八、侠娇同心	群魔遭殃	(465)
一九、裸女赤男	浓情初绽	(490)
廿二、灵仙赌输	淫魔暗遁	(517)
廿一、双绝一刀	惊神泣鬼	(540)
廿二、小侠负心	芳心乍惊	(562)
廿三、丽人出逃	小侠弄鬼	(591)
廿四、缚手自茧	淫魔现形	(623)

一 初显神威 夜探佳人

八月的风，吹遍京城各个角落，使人不禁打了个寒颤。

随着天气的渐变，一些冬令的补品陆续上市，城中的各色男女，也相继更衣换服，穿上半厚的绵衫，漫步于街头。

此时，正值权宦马曦受宠跋扈于宫中，对南方的匪乱置之不理。

但京城中的人们却有一种兴奋之感，这不仅是因为这种秋高气爽的天气，更是由于这里即将有一场三十年来从未有过的盛会——号称“刀中之王”的戴康先生与“挥刀如神”的惠佑大侠一战。

这个消息一经传出，人们议论纷纷。

这也是自去冬以来武林中极力瞩目的一件大事，二位大侠一战，谁胜谁败，同时二侠相搏，两刃交锋，寒光碧影，怎不令人心惊魄动，血脉愤张。

“喂，颖兄。”张胜昭张大拳头的话从魔云楼中传出，“你师父也真是，硬是要弄出一场热闹来。”“人家是

师父，咱是徒弟，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周颖叹了口气回道：“还好，我爹和胜昭的爹也没找金云威、俞庆前辈来玩玩。”杨义仁笑道：“否则，那简直是一场武林中的血拚。”

周颖看他们两个一下，正欲说话，只听见“噔噔噔”的脚步声从楼下传来，且愈来愈近，“那一头猪是……。”人还未到，声已传来，只见楼梯口三名大汉怒冲冲地跑了进来，瞪了瞪这三个人，问道：“哪条狗如此大胆，敢口吐狂言，骂大爷俺，报上名来。”张大拳头哼了一声，便道。

那名大汉大步跨来，左右紧随两个汉子。“你就是张胜昭。”“哥哥正是。”张大拳头嘻嘻笑道，“你是不是大牛？”那名大汉听了拳头紧握，凶光毕露，便道：“爷爷是有一双打牛拳的张正准。”“对，我们张哥的拳打出去，从不落空，一打即准。”其中一个顺口说道。“是的。”另一个也随和道。“但是，我是一个仁慈的人。”张正准得意地说道：“所以即就是出拳，也不会让你立即毙命。”胜昭哈哈大笑：“原来大家是同宗，那就给你一点面子吧。”说着，一只拳头已轻轻地落到了张正准的身上。

酒楼上的人一惊，只听见忽的一声大响，张正准一个身子飞了出去，如同一头大牛跌落在地。

众人看了哈哈大笑，另两个汉子看了这一拳，伸了伸舌头，扭身扶起张正准便走……

“好精彩啊！”一个老头鼓掌道，“就这一拳，便知武功不凡，可敬，可仰。”“据说周颖、杨义仁的武功也更在人上，而戴康又是周颖的师父……”老头继续说道。

“牛老头，有话就直说吧，何必留在心中一个人体味。”人群中有人向那老头喊道。

“嘿，戴康先生准赢。”老头哈哈大笑，“客来赌坊开出了盘口，一对二，可要赚了。”顿时，人们议论纷纷。

周颖也来了兴趣，杨义仁嘿道：“的确，客来赌坊倒是算得上京师三大赌坊之一，花样可真不少。”

张大拳头听了老头的话，不觉生气起来。“刚才那个老头放什么屁，你们比哥哥我有名，那，这一顿酒菜，就由你们请客了。”

杨义仁一听忙说：“哪有这种事情。”

他俩正说着，又有人上来了，只见来人手执一柄扇子，方步轻迈，走了进来。

“是脂粉味重了一些。”杨义仁叹道。

“这可能是众人常说的京城八位潇洒义狼之一吧！”

众人皆知，京城里八名义狼，他们不偷不骗，不拐女人，而且，大都是出自名门公子，个个有财有势，且学识和相貌也极佳，这也是他们与一般登徒子所不同之处，但他们有时也会招花惹草，但从不会将自己陷入其中，不可自拔，导致麻烦，他们偶然也会做一些让人称道的事情来。

正因为如此，京城里不少人称他们为风流才子。

“也正是‘自古才子多风流’。”杨义仁惊叹一声。

这个家伙听了杨大公子的声音，嘻嘻一笑说道：“我们潇洒义狼可与洛阳四位大公子不同，洛阳四大公子以武闻名于江湖，而我们则以义而风流称世。”

杨义仁不觉暗想：“自己声音那么小，他怎会听见。”

便道：“好耳力，好气魄。本人潭雨化，不知三位可是江湖中人人夸赞的胜昭双拳、杨义仁、周颖出刀人人俱知。”那公子楞了一楞说道。

杨义仁听了一笑。

“想不到八大公子对武林中事半点也不含糊，佩服。”玩剑杨看了一眼潭雨化。“如果杨某猜得不错，公子学的可是地同乘龙门的武功。”

潭雨化顿时一楞，仅仅一个照面，对方怎知道自己的底细。

“惊讶了是不是。”周颖说道，“其实地同乘龙门走的奇经邪脉的点穴功夫，一把扇在手，”周颖打了个哈欠，看了一眼潭雨化继续说：“可以兼具点穴、剑法、刀劈三种功用。”

潭雨化的脸不觉难看起来。

“嗨，这几位戴康先生的后辈如此，更何况他们呢？”刚才那个老头也边鼓掌边叫道。“看来，戴康先生与惠佑大侠这一战肯定是平分秋色。”有人附和着。“哈哈，客来赌坊的老板‘赌灵仙’一生大赌十六次，从未失手，这回该看一下他的惨样了。”老头拍手叫道。

这个赌灵仙钟万能不仅闻名京城，而且在天下武林中也大有名气，有人传说，只要他有一个铜板儿便可以走遍天下不愁吃穿。

潭公子已悄然地坐下了。

“那个老头不简单呢。”周颖低声说道。“不知他说这些话有什么用意。”杨义仁接着说。“是不是诱惑众人。”“不错，钟万能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二人一说一笑，张胜昭不知他们在说什么事，不耐烦道：“你们嘀咕什么？”“那个老头是不是钟万能的人。”周颖对着张胜昭问道。

“喔，或许是吧。”张大拳头回道。

“那，这一切是不是事先安排的。”“然后呢？”周颖问道。“然后制造气氛，传出戴康师叔如何了得，以引诱人们下注赌师叔赢。”张胜昭嘿嘿笑着说道。

“你说得很好，但有一处错了，是师伯而不是师叔。”

张大拳头听了腮帮子顿时鼓起，正准备说话，却听到一阵谈笑。

在楼梯口闪现了一名娇艳的美人来。

二十年岁左右，婷婷玉立。

清雅淡妆，举手投足，大有名门闺秀的风度。

这位大美人刚一出现，便有人呼道，“袁秀秀小姐。”

“噢，袁大小姐，京城八大公子中唯一的女子。”

张胜昭讶叫：“既是八大公子，又怎么会是女子，可能是因为武功不错吧！”

“而且豪爽时，不比男人差。”杨义仁接着说道。张大公子哈哈大笑：“又是怎样个豪爽法呢？”

“那，可以比酒力。”袁秀秀冷眸飘来，身影不觉已到了张大公子跟前，喝道：“如何，敢不敢？”张大公子可傻了眼。

“是不是又要看你出丑了。”周颖笑着对张胜昭说道，气得张大拳头揉了揉胸，“什么，我作为一个男人，怎么能输给女人。”

“好，店小二，先来十坛女儿红。”袁秀秀听了张胜昭的话，不禁朝小二喊道。

“十坛，女儿红。”张胜昭一惊，口中断断续续吐出了这五个字。

“喂，袁家女人，别太逞能，否则难看了以后如何见人。”他又来了劲头，便向这个女人叫道。

小二已一坛一坛地将酒搬来。

众人都冷静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突然，不知什么时候，两位中年文士打扮的五旬过五的汉子已站在袁秀秀的身边。

“你们来干什么，是不是我爹又让你们来押我回去。”袁大小姐怒道。“大小姐，是老爷怕你一人在外，万一有个差错……”

袁秀秀哼了一下，提坛便喝。

咕噜咕噜，那坛女儿红已精光见底。

张胜昭一双眼在不停地打转，“呀，这女子好厉害。”

张胜昭惊奇地想道，接着也同模样地抱了一坛女儿红直往肚中灌。

袁秀秀也好快地又抱了一坛喝下，看样子，今天不胜利那小子，决不会罢休，这下两个中年文士可急了。“小姐，请别再喝了。”袁秀秀喝干了那坛，砰地用力扔到桌面，“罗伯公，许振雄，你们听着，今天，不灌醉这小子，我是不会回去的。

“哎——”罗伯公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这个罗伯公在袁家府可是一号人物，怪不得人人都知道：“罗伯公收债，有情有理，有拳头。”

张胜昭此时已经灌了两坛，抬头对二位中年文士嘻道：“二位难道不觉无聊。”

许振雄怒道：“你是什么人，竟敢如此对待本人讲话。”

“难道你不知道有个张胜昭张大拳头吗？”张大拳头不屑一顾地说着。

罗伯公和许振雄这才看了一下同座的周颖和杨义仁，嘴边同时挂起一丝微笑。

“原来，你们就是胜昭双拳杨义仁，周颖出刀天下俱知。”袁大小姐又连喝了两坛。

“三位在西源算是薄有侠名，却到了京城向我家小姐挑战。”言语中颇带一丝责怪之意。

张大拳头这时已稍感口齿不清，“谁，谁对你家小姐有兴趣了。是那个女人自己找上门的。”

“什么话。”许振雄一张脸沉下，喝道：“小子，这可是在京城，不是你们横山城那般由你大呼小叫没礼数。”

说着，右手已缓缓地向张胜昭打来。

周颖见了，稍一出手，“许兄，怎么发火了。”但见这巧妙的一伸手，一股劲，许振雄惊讶一声，便道：“好！”罗伯公看了两肩微微一颤。

杨义仁倒是心中有数，想不到张小子跟人家斗酒，倒惹起了自己和周颖。

这时，罗伯公和许振雄却是双双半握半扶着袁秀秀大步向楼口走去。

张大拳头第八坛酒刚喝干，一看，这个女人被请走，不觉喝了声：“害怕了，是不是。”“谁怕你，有种到

我家来喝。”说着，人已消失于楼下。

张胜昭一愣，正欲大叫，小二已走上前来。“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这样。”他虽然低声小语，但周颖还是听到了，塞了一锭银子，“小二，那位袁姑娘是不是有什么异样。”小二见了银子，嘻笑着收起，忙说：“以前不是这样，可是在半年前的一个夜里，袁大小姐好似发了酒疯的在街上喊叫。”“叫些什么？”“不知道，而且这些还是听一个叫张阿大的人说的。”“张阿大？”“就是隔街转角开间铁铺的张阿大。”“还有什么人看见了？”“没有，只有张阿大一个人，还不知道是不是他在乱说，不过，从那时起，袁大小姐，可就天天喝酒了。”

周颖和杨义仁互看了一眼。

“看来，事情不简单。”“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正说着又来两个人。

其中一个惠宗，惠佑大侠唯一的儿子，唯一的传人，另一个是走路很用心的孔隐，无臂刀斩老鬼死后的传人，周颖看到他们两个一块上来，不觉疑惑起来，“怎么这二人能走在一起。”

老鬼曾经与惠佑大战三次，老鬼败在惠佑的刀下，死于绝谷，孔隐是老鬼死后的传人，而惠宗是惠佑唯一的传人，现在他们俩却……

“我们来找你。”孔隐淡淡地笑着听惠宗向周颖说道：“找你和卧刀。”

周颖还在想着，见对方说话，连忙站起来，“干什么，”他不解地问道，“你会明白的。”“那好。”

顿时，所有的人加快了心跳，睁大了眼睛。

人们在想，他们三人在一起，干什么，是不是三人一战，如果是，那无疑也将会是一场惊天动地的盛况。

“喂，你走了，我们做甚。”张大拳头见他们三人欲走，急问道。“喝酒。”周颖笑道。“喝酒？喝的还不够。”“对，还得再喝。”周颖一笑，杨义仁跟着笑道。

× × ×

周颖、孔隐、惠宗三人一起走进了一座很平凡的亭子，不但平凡，而且有点破旧。

周颖看了看，“佛虎寺”一幅剥落犹悬的匾额上，模模糊糊地呈现出这三个字。

“这是你的地方。”“不错。”惠宗答道。“不过，今天本人无酒无茶，只能以风以落叶待客。”“两位，该不会介意吧。”“这有什么。”“今天能在此相聚，是我们之缘，其他都是小事一桩。”周颖愉快地说道。

这座亭子是建立在惠家的后院，本名叫做“凋花亭”。

周颖看了看这座亭子，不解地问道：“你要我们来此的用意何在。”惠宗的双眸一闪轻轻说道：“昔年叶小通大侠和史良慧先生在这座亭子内以一盅茶而定天下武林之乱。”“作为后辈，我们何不可以做同样的事情。”

这句话可让周颖和孔隐的心大力地跳了一下，“那么你的目标又是谁？”周颖谨慎地问道。他越来越觉得京城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平静。“万三行。”惠宗沉着地回道。“你们都知道他曾用了四个名字，‘休列大帝，一神垒’

主——阴人麟，虎中虎，骑梦隐，前不久，又逃脱追杀，回到中原。

“另外，这小子命大，要是别人早死过上百回了。”

惠宗接着说道：“现在我们还知道，他救了欧阳冬雪、金云威和权臣马曦也频频接触。”

“他与马曦接触的目的又会是什么？”周颖在想，忽的，他想起在年初韩西清临死时的一些口诀，那也正是破解马曦真元的心法，自己曾经问过韩大美人，但人家一甩袖而走，半年多，不见形迹。

惠宗的目光望来，周颖道：“据叶大快的研证，那时，韩西清在疯狂状态下所说的心法口诀正是破解马曦真元的手法，不过……”

“不过，怎样？”“不过化名为休列大帝的万三行应该有足够的力量来改变这种奇门经脉。”孔隐浓眉一挑，嘿道：“这么说马曦只要真元不破，仍旧乔装成宦官，我们就对他无可奈何。”“事实的确如此。”惠宗道：“不过他二人都是老狐狸。”“正因二人都是老狐狸，所以我们不是没有成功的机会。”他继续说道，话语里充满了自信。

“不错，可是，你为什么找我们两个与你合作。”周颖发出疑问，惠宗笑了，看了一下周颖的袖口，又看了一下孔隐的双肩，“你会明白的。”他说道。

× × ×

张阿大的店很不起眼，一间小小的铁铺子，可是在今天，这小小的店里却异常热闹。